外国人在中国

来华留学生　抗疫在行动

本报记者　**张燕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搭建起各高校来华留学生、留华毕业生抗击疫情的信息平台，通过IstudyinChina微信公众号讲述各国留学生声援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留学生们或为中国加油、祈愿，或用实际行动为抗疫做贡献，表达他们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决心和愿望。

希望和春天一定会到来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中央财经大学的各国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始终与学校、与中国心手相连的心情，坚信希望和春天一定会到来。

来自巴基斯坦的瑞扎一直在北京没有回国。他说，之所以没有离开中国，是因为我对中国充满信心，我要与所有中国朋友站在一起，共克时艰。

来自蒙古国的汉语进修生芸舒很关心中国老师们的身体健康。她说，中国是我第二个家，是一个又大又美丽又能感受到温暖的家。我深深地爱着中央财经大学和中国，我希望中国变得越来越好。

来自俄罗斯的硕士生冯悦表示：我把中国人视作我的兄弟姐妹，我相信，我们的大家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张丽睿为老师和同学们买来了口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两名留学生为中国加油，为武汉加油。

2018级日本籍本科学生大槻莉子向学校捐赠了一批口罩，她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助力中国战胜疫情。

公众号上的温情接力

日前，复旦大学的各国留学生在公众号上拉起温情接力：

来自美国的爱德华多深情写道：大年初一，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然而，“医疗大军”却告别亲人迅速集结，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武汉。祈愿所有保护我们并寻找治疗方案的勇者们平安！

来自柬埔寨的巫姣姣主动向武汉捐赠了疫情防护用品。她感言：这是我来华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虽说我不是中国人，能力有限，但我希望能够为在一线奋战的天使们送上一份爱心。

合阿比来自阿尔巴尼亚，他写道：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急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团结。

来自加拿大的林君儒留言：危机时刻，我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优秀。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采取多种措施防控疫情，得到了在校留学生们的广泛支持和认可。他们相信中国能够战胜疫情，喊出共同的心声：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来自苏丹的博士生萨拉说，2015年我就来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习。现在，我和家人在北京的家中正常生活，与我的导师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与学习。我非常热爱中国，相信中国会战胜疫情。

来自巴基斯坦的博士生阿里说，我十分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疫情的控制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很快会好转的。我还想说，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关心。

来自柬埔寨的硕士生展尧说，看到很多患者治愈出院，相信接下来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来自马拉维的语言生卡莫托说，我还住在北京，没有回国。因为我坚信，中国一定可以战胜这次疫情，一切都会好起来。

捐赠物资支援抗疫

北京理工大学149个国家的学子，在不同的国度做着同样的事情：筹集物资、祝福中国、声援武汉、牵挂母校。

来自巴基斯坦的2018级博士研究生SHAHZAD WASEEM和硕士研究生RAZA HAMID，在疫情发生时已经放假回国。听闻武汉发生疫情，他们立刻联系亲友，积极筹集疫情防控物资运抵武汉。他们表示：在中国，感受到了太多的爱，得到了太多的支持。现在中国发生疫情，当然要伸出援手。

来自埃及的2018级本科生Noureldin，跨越千山万水给中国寄来医用防护口罩，还表示“自己做的实在微不足道，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继续为中国做点什么。”

已经毕业的越南校友黎氏青禄，自发加入到民间捐助活动中，把在越南采购的口罩运抵中国。黎氏青禄说：“这些口罩是越南留学生群、越南翻译群、越南导游群公益捐助的，这些群里的人有的是在华留学生，有的是在越南学中文的。希望中国能早日战胜新冠病毒，希望中国人都能平安健康！”

困难之时，愿与中国人并肩作战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院不断收到来华留学生发来的微信，表示在疫情面前不愿缺席，志愿加入防疫战线最前沿、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来自巴基斯坦的曼苏·阿拉姆在中国学习、工作5年了。疫情发生后，他被中国人民的团结抗疫和奋不顾身精神深深感染与折服。于是，他主动投身到当地社区当起志愿者，参与社区的防疫宣传与外籍人员信息登记等工作。他还多次在朋友圈中表达“愿与中国人患难与共”的决心。

另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乌斯曼·赫扎德，对中国和西安交大充满感恩之情，在微信朋友圈里总能看到他分享的关于中巴友谊的故事。2月4日，乌斯曼无偿捐赠了一批疫情防控物资，并辗转联系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希望能在第一时间送至中国抗疫前线。他在微信中写道：我曾在西安交大读书，我希望能够报答中国。困难之时，愿与中国人并肩作战！

“我是外国人，但我不是外人！”

近日，南昌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和已毕业的外国校友们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加油，并决心与中国人同心携手，共渡难关。

来自也门的阿文在中国学习、生活了10年，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疫情发生后，他的几个同胞决定回国，但他却选择留下来。他相信中国一定可以战胜疫情、渡过难关！“我是外国人，但绝对不是外人。”他在微信朋友圈里说的这句话感动了很多人。

南昌大学印尼校友会主席、2015级翻译学硕士彭嫚柔说：“在中国的几年里，我感受到了中国人顽强的精神。我愿意与中国人一起同舟共济！”

『渡过难关』还是『度过难关』

杜老师：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打响了一场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各路媒体跟进报道，常见“度过难关”“渡过难关”并存、“度过”“渡过”混用的现象，请您解释一下正确用法。谢谢！

北京读者　**刘曰建**

刘曰建读者：

一般来说，动词“度”用于时间。例如“度过假期”“欢度国庆”“光阴没有虚度”“度日如年”。动词“渡”则用于空间，一般用于水面。例如“渡过大洋”“渡过长江”“红军强渡大渡河”。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渡过难关”的例句。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意思是克服某个难点像通过一道关口一样，这里是用“渡”来比喻性地表示“通过”。现在，各种工具书普遍采用了《现代汉语词典》中“渡过难关”的写法。

社会主流媒体，特别是报纸上的重要文章，也采用了“渡过难关”的写法。在人民网等主流网站观察，会看到“渡过难关”的用量远远超过“度过难关”。可以说，“渡过难关”已经成为一种规范的写法为社会普遍采用。因此，建议您写文章时采用“渡过难关”的写法。

值得注意的是，“度过困难时期”“度过困难的日子”中的“度”，不宜写成“渡”。这两个词组看似与“渡过难关”相近，但它们之中的“度”是表时间的，所以宜用“度”。

以前，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老版本里，曾有过“渡过困难时期”的用例，而在后来的《现代汉语词典》版本中，删去了这个用例，只保留了“渡过难关”的用例。

删去“渡过困难时期”的用例，对于区别“度”跟“渡”的用法是有益的。近些年出版的各种语文词典中，也没有“渡过困难时期”的用例。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礼仪漫谈

科摩罗习俗

马保奉

科摩罗女孩坐在台阶上休息。　环球网

概　况

科摩罗在阿拉伯语里是“月亮”的意思，故该国有“月亮国”之称。因盛产香草、丁香、鹰爪兰等香料，故也称“香料之国”。它位于非洲大陆与马尔加什之间的海峡北部，由3座火山岛组成。

科摩罗地少人多，气候湿润多雨。香蕉、芭蕉、芒果和椰林漫山遍野，自然景观优美。该国渔业资源丰富，但因捕捞技术落后，捕捞量并不能满足国内需求。

科摩罗居民是阿拉伯人和非洲班图人的后裔，房屋的建筑风格受阿拉伯影响较大。首都莫罗尼到处生长着伊兰乔木，高约3-4米，开黄花，极为清香，是制造香奈尔5号香水不可或缺的原料。丁香、香草、依兰等经济作物是科摩罗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交　往

科摩罗人性格平和，安分守己，风俗礼节与阿拉伯人一致。信仰伊斯兰教，严格遵守教规，祈祷勤勉，非常重视去麦加进行朝圣活动。

他们对外来客人热情友好，邀请客人到家中，一定会准备当地特有的以水果为主要食材的宴会。

该国由于长期为法国殖民地，所以法式礼节颇为流行。称男士为先生，称女士为夫人、女士、小姐。在外交场合，一般是握手问候。当地人说科摩罗语，是斯瓦希里语的一种方言，同时法语、阿拉伯语以及马尔加什语也很流行。

服　饰

男人的服饰与阿拉伯人基本相同，白色或黄色长袍，有时外面罩一件西式上装，头戴黄、白色圆形平顶小帽。也有人完全是阿拉伯打扮：长袍、头巾配头扎。人们只在外交场合穿西服、打领带，平时很少见西式装束者。

当地妇女的服饰，与阿拉伯妇女有些不同，如不蒙面，有的扎头巾，多数是将头发梳成漂亮的发髻，戴上发卡。她们着装的色彩，要比典型的阿拉伯女子鲜艳，特别是在妇女聚会时，各种花色的裙装、袍装五彩缤纷。她们脸上涂抹的天然木粉，清凉、爽滑、滋润皮肤，且有防晒、防紫外线的作用。

由于气温高，当地的外国人平时穿棉麻面料的衬衫、T恤衫、薄裙、牛仔衫裤、短套装等舒适服装。

饮　食

科摩罗的粮、油、肉、奶等不能自给，依赖进口。海产鱼种主要是金枪鱼、红鱼和青鱼等。主食是大米、玉米、香蕉、面包果、木薯和木瓜等，法式面包也有销售。特色美食有烤香蕉、烤木薯、烤面包果等。当地厨师喜欢在料理中添加丁香，以增强食物的美味。

咖啡是科摩罗普通家庭的常见饮品，此外，也喝用木薯做的糊状汤，据说有提神的作用。当地普通百姓不用刀叉或辅助工具进食，多为直接用手抓取。

婚　俗

在科摩罗，女性拥有房产，流行女子娶夫。长女特受关照，居深闺，少外出，外出时要有兄弟随行保护。长女的兄弟、舅舅有责任为其建造一座体面的婚房。次女及以下的妹妹们，在家里承担更多的家务，婚房也相对简单、狭小，但是妹妹们在家中的生活相对自由些。

结婚后，丈夫住到妻子的婚房。虽然房子虽属于女方，但房子空间却分属他们二人，妻子只掌握厨房、卧室和通向庭院那一边的通道，而朝向街道的那一边，直到客厅出口，则供丈夫和访客使用。

长女的配偶，必须听从家族的安排，必须征得父母的绝对同意，一般来说必须是当地的同乡。妹妹们的配偶虽然也要征得父母同意，但是她们择偶会自由一些，比如可以与外地人结合。

科摩罗世代沿袭着一项非常奢侈的传统，就是举办豪华婚礼。婚礼花费动辄要数万美元。新郎和新娘的礼服竞相攀比，有的要镶嵌几十件甚至上百件黄金装饰物。婚礼场面盛大，婚宴非常奢华，歌舞持续数日。

虽然对很多家庭来说，举办一场豪华婚礼就意味着花掉他们毕生的积蓄，但这仍是很多科摩罗男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人生成功与否、能不能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标志。举办过豪华婚礼的男子，都会名正言顺地在肩膀上搭一条彩色的围巾，光彩无比。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